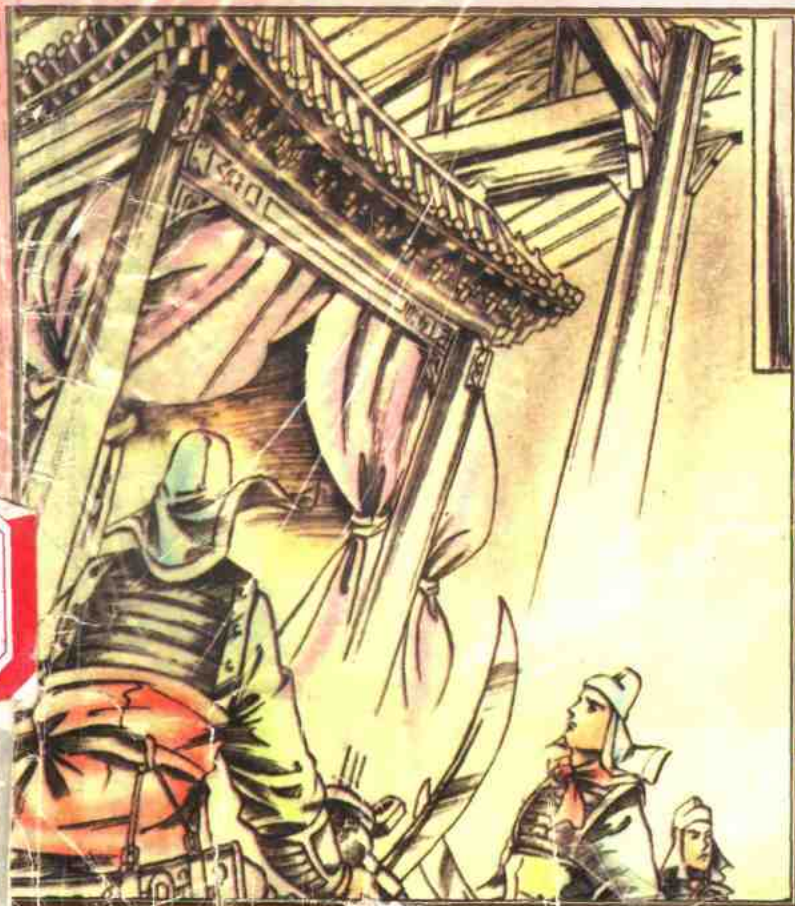


刀 哭 鬼 酒

司马紫烟武侠专辑

上



台灣皇佳出版社授權・侵取則罰

酒鬼哭刀

士

司馬紫烟武俠專輯 ⑬ 征边人王出版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 亮

封面设计:王 力

酒鬼哭刀 (司马紫烟)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邮编:1334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24 印张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80599—471—4/I·124 定价:29.80 元

——有情有义有爱，永远也不会成为天下第一人。只有无情无义无爱，整个象一把无情的利刃，才能战胜一切，所向无敌。

刀中含情，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英雄都要变成废人。

情剑合一，集天下大成，虽无天下第一，试问天下谁与争锋？

司马紫烟

1997 年于香港

内容提要

荒岭之巅，断崖之畔，每天都有一对孤男寡女厮杀，飞砂走石，你摸我捏，杀到最后，却是谁都不忍伤害对方的性命，这时侠女忽然褪尽衣衫，竟强求男侠野合……蓝田种玉后，生下一子，取名苏三狗，即为三秘帮少主。此后，侠男侠女将子抚养他人，随即在武林消声匿迹，不见踪影。

苏三狗长大后为报义父义母之仇，寻求双亲，练成盖世“杂”功，然而却被杀母仇人，自己的“外祖母”花蛇魔女迷魂，强行乱伦后，竟怀上孽子……

苏三狗在二十四侠士与四位绝代佳人的协助下，数次闯入敌营（其实~~是~~偷窥女人的隐私），探明使武林闻风丧胆的魔头竟是一位喜欢睡觉，对阵时都爱躺在床上的娇女——情人淫娃。一场翻“床”倒“椅”的交合中，苏三狗发现魔头情人淫娃本是自己的挚友酒缸秀士之妻，并极想与失散多年的丈夫重归于好，然而为时已晚，情人淫娃被神教活活玩弄而死！一代“艳”侠历尽千古奇难与一场啼笑姻缘，在战胜仇敌之后，方悟出人生真谛，叫人不禁掩卷叹息。

目 录

第一章	腥风血雨	三狗舍命奔武林	 (1)
第二章	一顿乱杀	天真顽童成少主	 (22)
第三章	裸女陪浴	楚楚少年献童贞	 (43)
第四章	挚爱美女	情逼少主失人伦	 (58)
第五章	真乃我主	荒山野洞增杂艺	 (70)
第六章	峰巅野合	你死我活溺情海	 (92)
第七章	娇女迷情	少主斗胆闯魔宫	 (122)
第八章	男欢女爱	霞仙一吻生百情	 (144)
第九章	巧舌神功	三秘怪杰消误会	 (166)
第十章	美艳娇女	情逼逸仙寻自绝	 (186)
第十一章	艳福深深	四女争玩少年郎	 (204)
第十二章	美女献淫	和尚贪色命归西	 (227)

目 录

第十三章	娇女吹箫	三秘侠士试活尸	(235)
第十四章	娇香袭人	古冢内外生恶斗	(275)
第十五章	迷魂幽香	少年三狗初试情	(294)
第十六章	鬼堡囚笼	少主练功成大器	(313)
第十七章	毒妇养汉	老侠揪心说故事	(329)
第十八章	情天恨海	少主喜泣见母亲	(352)
第十九章	魔女施毒	主母中剑赴黄泉	(368)
第二十章	挣脱囚笼	老侠少主离鬼堡	(386)
第二十一章	北怪撒野	跃龙掌里成肉酱	(401)
第二十二章	花蛇魔女	偏把仇人作情人	(423)
第二十三章	蛟龙堡内	寻仇少主明是非	(447)
第二十四章	淫女迷魂	色海狂浪吞少主	(460)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凤凰救主	白砂弯人斗蛇魔	(471)
第二十六章	交合遗患	鬼医危难施妙手	(493)
第二十七章	情爱多多	萧女救主解罗衫	(508)
第二十八章	鬼影憧憧	少主魔女闯迷殿	(524)
第二十九章	裸女示色	魔女少主狂交欢	(546)
第三十章	酒店会主	萧女做戏示情爱	(556)
第三十一章	情人淫娃	相约三更逞淫威	(573)
第三十二章	人中龙凤	惊闻魔女怀孽种	(603)
第三十三章	淫娃恋旧	贪杯秀士认情人	(621)
第三十四章	荡妇色狼	秀士伤感说家常	(640)
第三十五章	正邪相斗	魔女阵前施幻术	(662)
第三十六章	邪魔湮灭	少主沧感别江湖	(687)

第一章 腥风血雨 三狗舍命奔武林

月晕而风，阴云四起。

密林中忽闪出数人，均夜行人打扮，手持利刃，头戴面罩，单露出两目凶光，杀气腾腾，直向深山间一所茅屋而来。

闪电、闷雷。

闷雷过后并没有雨，天空闷得令人窒息，漆黑的夜幕下，虫不敢叫，蛙不敢鸣，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

这一溜夜行人行路如飞，几乎脚不沾地，显然是一帮武林高手。

忽一道惨白的闪电，接踵而来的是一声炸雷。炸雷过后，便又是止人心跳的寂静。

为首的黑衣人窜到茅屋跟前，朝四周看了看，猛一个“旱地拔葱”，轻轻跃上墙头。茅屋很静，似乎连人带屋都沉睡过去了，显然没有惊觉，没有准备。只有那院里的那只狼狗，似乎感觉到什么，睁开眼睛，还未来得及吠叫，墙上的黑衣人早将一支见血封喉的飞镖射去，狼狗便悄声无息地倒

在地上。

墙下的几个黑衣人目光炯炯地盯着墙上的首领，只待他一个手势，便将宣告一场血的洗劫开始！然而墙头之上的黑衣人却呆立不动，有如一尊塑像。虽然面色冷如冰霜，心里却在倒海翻江——有谁知道，他即将干的，竟是杀兄抢嫂的勾当呢？未几，他终于一咬牙，轻轻作了一下手势，脚下几个黑衣人迅即闪电般跃过墙头……

夜沉沉……

□ □

□ □

□ □

每一个人都有父亲。

可是，苏三狗却没有。

每一个人都有母亲。

可是，苏三狗却没有。

每一个人都有温暖的家。

可是，苏三狗也没有。

当然——

他也曾有一个慈祥的父亲、疼爱他的母亲，和一个温暖、快乐、充满欢笑的美满家庭。

如今——

往日的欢乐，父亲慈祥的笑容，母亲温柔美丽的情影，和可爱的家园，业已离他远去，只能成为追忆。

因为——

他父亲已经被人所杀，母亲亦被人掳走，而他们那个美丽可爱的家园，亦同时毁于一旦。

是谁杀了他的父亲？苏三狗也不知道。

是谁杀了他的母亲？苏三狗也不知道。

那人为什么要杀死他父亲？掳走他母亲？毁掉他的家园呢？苏三狗当然更不会知道，因为他还只不过是一个半大孩子。

声声惨叫、斑斑血渍、熊熊烈火，不停的在苏三狗耳边回旋、回旋……不停的在苏三狗眼前晃动……，就象走马灯似的，在苏三狗脑海里旋转、旋转……

苏三狗依稀记得，那是一个秋风瑟瑟漆黑的夜晚，他们一家人业已进入梦乡。

蓦地——

一声哀嚎。

苏三狗身不由己的打了一个颤，立刻从睡梦中惊醒，下意识的偏过头去一看，一种不祥之兆，直上心头。

原来，睡在他旁边儿的父母，竟同时不见了，苏三狗猛的一怔，暗自忖道：“如此深夜，他们会到哪儿去呢？”

思忖之间。

就听，天井里业已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苏三狗这一惊非同小可，迫不及待的爬起来，推开窗子朝天井里望去，一幕惨绝人寰，血淋淋的事实，业已呈现在他眼前。

只见，父亲浑身浴血，脚步踉跄，胸口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利刃，在月光映射下，格外显得阴森恐怖，鲜血正顺着利刃，汨汨朝外流着，看样子他似乎想冲进屋子里，去保护自

己的爱子，可是他却力不从心的倒了下去。

苏三狗毗发皆裂、心如刀割，忍不住失声痛哭道：“爹！您怎么了？是谁……”

苏三狗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声惨叫，随风而至。

接着——

外面已传来他母亲伤心欲绝的哭泣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哀求声道：“放开我……放……放开我……我求求你们……就饶了我儿子三狗吧……”

说话声中，蓦地，一声冷笑。

就听——

一个粗野沙哑的声音怒叱道：“臭女人！你他奶奶的少在这儿穷嚷嚷，如果不是我家主人看上了你，老子就先拿你消消火，乐和乐和，走……”

苏三狗的母亲一边挣扎，一边大哭大叫道：

“我……我跟你们走……我跟你们走……请你们放过我儿子三狗吧……”

刹那之间。

哭喊哀求声，业已渐渐远去。

这时，苏三狗才从急怒攻心，过度刺激失神中清醒过来，一跃而起，拔腿狂奔，大喊大叫道：“娘……娘……”

晚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苏三狗人还没到门口儿，浓烟业已弥漫全室，火舌烈焰，早将出口封住，迅速向四下里蔓延开来。

苏三狗不想死，因为他还年轻，苏三狗不能死，因为他要替父母报仇，可是浓烟扑鼻，烈焰灼人，哪消片刻，他已支持不住，晕倒在浓烈烈焰中。

在苏三狗的潜意识里，一直认为“死亡”是极端恐怖而又非常痛苦的，尤其是被大火活生生的烧死，那种痛苦更非常人所能忍受。

可是——

苏三狗现在既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一丝一毫被烈火焚身时灼热，窒息的滋味儿，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不舒服，那就是他似乎感觉有一点儿腰酸背痛，脑子里一片空白，昏昏沉沉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苏三狗感觉到额头一凉，直透心底，接着，那树叶上的夜雾，又缓缓滴了下来。

这微微的凉意，使苏三狗心头一震，立刻，他的意识回来了，他的思想也回来了，整个儿的人，又从如虚似幻的半昏迷中，回到现实里来。

苏三狗惊悸纳闷儿的怔了片刻，暗暗忖道：

“难道……难道我还没有死……不……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想着想着，苏三狗下意识的张嘴狠狠在自己手背上咬了一口。

就听，“哎唷”一声。

只见苏三狗已疼得龇牙裂嘴，失声叫了起来。

现在，苏三狗虽然已经证实他还活着，并没有死，可是，他仍不相信这是真的，一直紧闭着眼睛没敢睁开来。

良久——

苏三狗终于忍耐不住，大胆的鼓足勇气，缓缓睁开眼睛，但见星光闪烁，皓月当空，第一个闪入他脑海中的念头，就是这儿绝对不是他深山里的家。

一念至此。

苏三狗迫不及待翻身坐起，抬眼四下里略一打量，才发现自己竟躺在荒山乱石之中的古树下。

怪事儿！他怎么会躺在这儿呢？不用说，一定是有人把他从火窟里救了出来，那——那个救他的人又是谁呢？

□□

□□

□□

深夜，月正中天。

夜凉如水，但是苏三狗的头上却在冒汗，因为仇焰恨火，正在他心里熊熊燃烧着。

他的面目黑得象煤球儿似的，头发肌肤枯槁，看起来一无光采。

身上衣服比要饭花子还要破，脏得谁也无法看出到底是什么颜色。

他身上已经一无所有，既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当然也没有前途和未来，这儿仿佛就是他生命的尽头。

他唯一有的就是“仇”，和心头的那一团“恨火”！

不错，苏三狗就靠这“仇”，才能够活到现在，苏三狗就靠心头的那一团“恨火”，才能够千里迢迢的来到武当。

此刻——

苏三狗独自坐在武当解剑池旁，心里想着那个解不开的谜，嘴巴里不停的喃喃嘟囔着：

“是谁救了我……是谁救了我……”

苏三狗边说，边伸手从身畔摸出一张字迹潦草的短柬，在月光映射下，可以依稀看出上面写着：

“三狗兄请多珍重。

当你醒来时，最好能赶快找一隐秘所在，暂时躲藏起来，以保全你的生命，切记！切记！

我虽然冒险从火里把你救了出来，但是却无力保护你的安全，放眼当今天下武林，恐怕谁也无能为力。

并不是我贪生怕死，弃你而去，实因救你脱险时，不幸被你的仇家跟上，追踪而至，为了你的安全，我只有弃你诱敌他去，如果苍天见怜，我能活着不死，自当回来找你，否则，也只有来世再相见！

还有，如果你想报仇，有胆量不畏艰险，亦可尽快赶往武当，请求掌门人木道长收留你，此虽下策，但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短柬后面不但没有署名，而且字迹也越来越潦草，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一定非常紧急。

苏三狗默默望着手上的短柬，情不自禁的一声长叹，喃喃自语道：“恩公，我已遵照所嘱，兼程赶来武当，唉！万一木道长坚拒不肯收留，我——我当何去何从呢？”

说话声中，蓦地，传来一阵夜行人衣袂飘风之声。

苏三狗不禁心神一凛，忙循声抬眼望去。

但见一条人影冲天而起，快拟闪电，迅若飘风。

苏三狗但觉眼前一花，再定睛看时，一个身背长剑，慈眉善目的中年道长，业已飘落在他身前。

那个慈眉善目的中年道长一边打量这个看来尚未弱冠，衣衫槛褛，十分狼狈，但却英俊挺拔，气宇不凡的年轻人，一边颇为讶异的瞅着他缓缓说道：

“请问小施主尊姓大名？因何夜入武当……”

苏三狗微微一怔，忙后退一步，一躬到地，实话实说道：

“在下姓苏名三狗，因家遭横祸，父亲被杀，母亲下落不明，家园被毁，无处栖身，历经万难，前来武当，乞请道长施恩收留……”

那个慈眉善目的中年道长一听，不禁面现难色，轻轻一叹，诚挚的瞅着苏三狗说道：

“唉！小施主来得不是时候，实不相瞒，今夜，我武当正值有事，而且情况十分危急，恕贫道无法答应小施主的要求……”

如果——

一个月之后，我武当仍能屹立不摇，未生变故，随时欢迎小施主来我武当，贫道业已言尽于此，小施主就请快快下山去吧……”

话声甫落，就听一声长叹！

只见苏三狗神色黯然的失声轻轻“啊”了一声，一屁股跌坐在地，呆若木鸡，久久不发一语。

那个慈眉善目的中年道长心有不忍的摇了摇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拿什么话来安慰苏三狗才好。

片刻——

那个慈眉善目的中年道长无可奈何的苦笑了笑，接着正容说道：

“希望小施主能够谅解我武当的难处，出家人不打诳语，今夜我武当正值生死关头，小施主还是快快由原路下山去吧，万一发生什么意外，那贫道的罪过可就大了……”

那个慈眉善目的中年道长话还没有说完。

蓦地，传来一声异响，由远而近，快拟闪电。

那个慈眉善目的中年道长神色突变，右手一探，长剑已入手中，双脚轻一点地，人已冲天而起，一掠而逝。

就在这时，阵阵告急钟声，业已从武当正殿响了起来，穿云直上，回音四起。

本来，苏三狗还以为那个慈眉善目的中年道长，藉故推辞，不肯收留他，现在，他才知道武当派真的发生了事故，一方面他心中好奇，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一方面他外柔内刚，天生有股子宁折不弯横劲儿，既入宝山，又岂肯空手而回？好歹也要见到武当掌门人木道长，再决定自己的去留。

一念至此。

只见苏三狗迈开大步，毅然绝然的直朝武当派正殿狂奔而去。

□□

□□

□□